

ONE HUNDRED OF
WORLD LITERATURE CLASSICS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鲁滨逊漂流记

(英) 笛福

中国文联出版社

鲁滨逊漂流记

[英]笛 福 著
黄锋华 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前 言

笛福出身于中下层资产阶级。他的父亲是个小油烛商人，家境不错。笛福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又按照父亲的意思与学习做商人，到二十多岁的时候他理所当然地成为小商人了。他作过内农业的中间商人，经营过烟、酒等贸易。1688年威廉来到英国时他已是较体面的商人了，但到1692年就遭到破产。于是他只好作点零碎的小事。后来他得到威廉的赏识，开办了个砖瓦厂。他在经营商业的同时还从事政治活动，写了不少小册子。1702年12月他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对待非国教徒的最简便的办法”，讽刺政府对异教徒的限制与压迫。这时威廉已死，政府下令逮捕他。他一面上书求赦，一面躲了起来。终于在次年5月被捕入狱，7月9日被判处的刑罚之一是枷刑示众三次。7月29日第一次枷刑示众，他在这天出版了“枷刑颂”作为抗议。他为自己争辩说他被判刑是不公正的，应该受这种刑罚的是那些无能的将军、争权的政客、骗人的掮客、贪婪的财政家与股票经纪人、邪恶的律师和市政官、压榨穷人的地主、放荡的公子、酗酒的牧师等人。听他这么说，人们知道他是无罪的，向他欢呼，为他干杯，并且献上花环。直到11月他才因大臣哈莱的疏通得以出狱。但他因此又一次破产。

他到五十九岁时写了“鲁滨逊漂流记”，获得成功。

《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背景是这样的：十八世纪一个英



鲁滨逊漂流记

国船上的水手在航行中和船长发生冲突，被抛弃在一个荒岛上。在与人世完全隔绝的岛上，他独自生活了四年多，才被一个航海家带回英国。这件事在当时引起社会上的轰动。从未写过什么文学作品、年近六旬的笛福，从这件事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创作了“鲁滨逊漂流记”这部不朽的杰作。

《鲁滨逊漂流记》中人物不多，除了鲁滨逊以外只有星期五还有些性格，其他人物不过是陪衬。小说主要的价值在于鲁滨逊这个典型性格。

《鲁滨逊漂流记》可以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鲁滨逊离家三次航海经历，在巴西买了种植园。第二部分，也就是小说的主体，是鲁滨逊在荒岛上的经历。第三部分是叙述他从荒岛回来后，由陆路从葡萄牙回英国途中遇狼群的故事。鲁滨逊这个典型人物的一切特征主要是在第二部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所以这一部分是全书的精华。

继《鲁滨逊漂流记》之后，笛福接着写了许多小说，比较有名的是《辛格顿船长》、《摩尔·弗兰德斯》、《伦敦大疫记》、《杰克上校》、《罗克查娜》等。晚年他也写了一些政治、经济的著作，如《不列颠岛周游记》、《商人手册》、《英国商业计划》等。他几乎一生都是在负债中度日，他临死前还为了避债离家藏起来。他就在 1731 年死于异乡。



一六三二年我出生于英国北部约克城的一个体面人家。我不是本地人，因为我父亲是德国不来梅地方的人。他来到英国后，起初住在赫尔城，靠做生意挣了一份家财，后来洗手不干了，搬到约克城住下，在那里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娘家是一家姓鲁滨逊的很体面的人家。由于母亲的缘故，我叫鲁滨逊·克鲁兹拿，但由于英国语音的变化，现在人们叫我们的时候，或是我们自己叫起来，写起自己的姓名来的时候，就成了“克罗索”了，因此我的朋友们也跟着如此叫了。

我有两个哥哥，一个是驻佛兰德的英国步兵团的中校，他的部队早先是著名的罗加特上校带过的。后来他因为跟西班牙人打仗，在但刻尔克附近阵亡。至于我第二个哥哥，我至今还毫无所知他下落如何，正象我父亲和母亲后来不知道我的下落一样。

我在家里排行第三，任何行业都没学过。我从幼小的时候，脑子里便充满了四海遨游的念头。年迈的父亲叫我受到相当程度的教育，不仅进行家庭教育，而且还让我读乡村义务小学。父亲是要我学法律，可是我却一心一意要到海外去，其他事情都不能使我满意。我对于这件事情的倾心，使我对于母亲和朋友们的恳求和劝告，对于父亲的意志和严命，一概加以强烈的抗拒；我后来的不幸生活可能注定是由我这样顽固的怪脾气引起的。

我父亲明智而庄重看出了我的计划的危险性，向我提出了不少精辟而严肃的忠告。他有一天早晨把我叫到他的房里（他害痛风病不能行动），对我甚为恳切地劝了一番。他问我，我除了仅仅为了出去瞎跑以外，有什么理由要离开家庭和故乡。他认为，我在家乡很有机会仰仗亲友的引荐，立足于社会，而



鲁滨逊漂流记

且很有希望靠自己努力和勤勉，挣一份家财，过一辈子快乐而安适的日子。他告诉我，那些到海外去创业，去冒险，去以非常的事业显身扬名的人，一般都是穷无立锥之地的人，否则就是富于资财和野心的人。可是这两种情况对我来说不是过高，就是过低。他说我的地位在中间，或者说是中间阶层。他以他多年的经验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阶层，最能给人以幸福，既不象那些上层人物，被骄奢、野心，以及彼此倾轧的事情所烦恼，也不象那些体力劳动者，必须受尽千辛万苦。他告诉我，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种地位是幸福的，那就是，所有人都羡慕这种生活，许多帝王都常常恨不得自己出生于贵贱两种人之间，慨叹他们的高贵出身的后果，许多古来有智慧的人都证明这种地位是幸福的标准，因为他们经常向神祈祷，希望既不要过于富有，也不要过于贫困。

他叫我注意到下层社会和上层社会同样会碰到生活中的不幸和苦恼；这些灾难很少发生在中间地位的人身上。同时也不会象下层社会和上层社会那样在生活上变化无常，忽起忽落。不仅这样，中等阶级既不会象那些阔人一样，由于过着挥金如土，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弄得身心交病；也不会象那些穷人一样，由于过着少吃少穿，终日劳苦的生活而憔悴不堪。又说，美德、安乐只有中等阶层才能有福气享受；富裕和安定可以说是中产之家的随身侍女。他说，中庸克己，遇事不过分，愉快的交游，宁静健康，各种称心如意的乐趣，各种令人欢喜的消遣，所有这些幸福都属于中等地位的人；人人都可以在这种环境里，悠然自适地过一辈子，既用不着被欲望和发大财、成大名的野心所苦，心劳日拙；也用不着劳力劳心，为每日的面包去过奴隶生活，困难不堪，弄得身心没有片刻的安宁；只舒舒



服服的过日子，品尝生活的甜美滋味，而且也能感到自己越来越幸福。

他接着又慈蔼而十分诚恳地劝我不要自寻苦恼，不要闹小孩脾气，因为无论从我的家庭出身来说，从事理来说，这些苦恼都是能够避免的。他说，我以我的家境来说用不着自己去找饭吃。他说他将竭力帮助我替我设法，进入他向我推荐的这种生活方式。他说假如将来我不能过一种安适幸福的生活，那只能是我的过错，或我命运不好，不能怨他，因为自从他看出我的计划的害处，已经针对这种对我有害的事提出了警告，已经尽了责任。总之，他说假使我守在家里，听他的话，他一定设法帮助我；他决不给我任何鼓励，叫我远游，免得对我的不幸担负责任。末了，他又叫我以我哥哥为前车之鉴。他对于我哥哥，曾经同样认真地规劝哥哥不要到佛兰德去打仗，但是他不听，结果凭着年青人的一时冲动，加入了军队，送掉性命。又说虽然他将继续为我祈祷，却认为，如果我真的要走出这愚蠢的一步的话，上帝一定不会保佑我，并且当我将来求救无门时，我一定会会有时间来思前想后，懊悔没有听从他的忠告。

事后想起来，虽然我相信他当时连自己也不知道，但他最后这段话实在有先见之明。只见他边说边流泪，特别在他谈到送掉性命的哥哥的时候。当他讲到将来我要求救无门、一定会后悔时，他竟感伤得说他的心已经充满了忧伤，中断了谈话，不能再说下去了。

当时我深深地被这段谈话所感动。真的，没有人能不被感动，我决定听从父亲的话，守在家里，不再起出洋的念头。但是，唉，不到几天，决心便无影无踪。简单地说，过了几个星期，为了避免我父亲再对我罗嗦，我决定逃得远远的。可是却



没有说干就干。等母亲比平常高兴的时候，我告诉她说，我一心要到海外去见识见识，除此之外我什么事都无心去做，我父亲不如索性答应我，不要逼我非要他赞成才能离开家庭。我说我已经有十八岁了，无论去做一个律师的助手或是当一个学徒，都太迟了。我说假如去干这些事，我绝对相信，我一定不会等到满师就要背师逃走，跑去航海。可是，若她愿意替我向父亲求求情，让我出门走一趟，等我回到家里，觉得这种事没意思，我就不再出外，宁愿加倍努力工作来弥补失去的光阴。

母亲对我这番话很生气。她告诉我说，她很清楚，跟我父亲去说这一类的话绝对没用，因为他对我的利害关系知道得太清楚了，绝对不会答应对我有害的事情的。又说她觉得奇怪的是，在我父亲那样谆谆告诫，在我父亲对我进行过那样的谈话之后，我怎么会再想到这一类的事情。她说假如我自寻绝路，没人会帮助我；所以我就不用妄想他们会答应我这件事。她自己更不愿意帮助我自取灭亡，免得以后我说，当时我父亲不愿意，而我母亲却愿意。

虽然在表面上母亲不肯向我父亲传达我的话，可是我后来却听说，我们的全部谈话她都向他诉说了，父亲听了之后，非常忧虑，叹息道：“若这孩子守在家里，一定可以幸福；可是如果一定要出洋，他就会成为世上最苦命的人。我不能同意他。”

事后不到一年，竟私自逃走了。家里在这一年里，曾经几次向我提议，要我干点正事，我固执地加以拒绝了。我经常同父母争辩，抱怨他们如此坚决地反对我的愿望。有一天，我偶然到赫尔城去。我去的时候，心里并没有要逃跑的意思。可是到了那里之后，我的一位同伴正打算坐他父亲的船到伦敦去。



他用一般船上人招引水手的方式，怂恿着我跟他一块去，说不用花一分钱。于是我也不再同父母商议，只让他们自然而然地去听我的消息，甚至连一个信都不送给他们；既不考虑一下当时的处境和后果，也不求上帝或是我父亲的祝福，一六五一年九月一日，在那个不祥的时辰，走上了一个到伦敦去的船只。我相信，自古以来，在青年冒险家中，我是遭遇不幸最早，也是持续最久的。船刚航出恒比尔海口，便碰到了可怕的风浪。因为从来没有坐过船，我感到全身说不出来地难过，心里十分恐怖。我开始郑重地想到上天罚得我多么公平，想到我所做下的事情，为了我私自离开我父亲的家，放弃了我的责任。所有我双亲的规劝，母亲的哀求，父亲的眼泪，都重新涌现到我的脑筋里，我的良心（当时还没有象后来那样固执），开始责备我放弃了对上帝对父亲的天职，藐视别人的忠告。

风势愈来愈大，我从来没有到过的海面上，波浪翻天，汹涌异常，虽然还没有后来几次以及过了几天所见到的那样凶，但也够让我触目惊心，因为我这时对于海上的事完全没有知识，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水手。我觉得每一个浪花都仿佛要把我们吞下去；每次我们的船降落到浪涡里的时候，我都以为它会永远的沉没了。我在这种痛苦心情中，下了几次决心，发了许多誓，说假使我有日再踏上陆地，假使上帝在这次航行中留下我的性命，我一定一直跑到父亲身边，一辈子不再坐船了；说我一定听从他的忠告，不再自寻苦恼了。他关于中等生活的看法，我觉得句句真实；我觉得他一辈子实在过得安闲自在，既没有碰到过陆地上的种种艰难困苦，也没有碰到过海上的风雨。我决定回到父亲身边去做一个回头浪子。

在暴风雨发作着的当儿，甚至在它停止以后的某一短时间



内，这些明智而清醒的想法，一直盘踞在我的脑筋里。但到了第二天，风平浪静之后，我就开始对海上生活习以为常了。不过那天因为我还有点晕船，整天无精打采。到了傍晚，天气完全晴了，风也完全停止了，一个可爱而美丽的黄昏继之而来。当晚的落日和第二天早晨的日出都非常清朗。此时太阳的光线照在上面，风平浪静，我从来没见过那种景致。

头天晚上因为我睡得很好，这时一点也不觉得晕船，心里非常高兴，看见头一天那样汹涌可怕的海面，突然变得如此宁静可爱，甚为诧异。那位诱我上船的朋友，这时走到我的身边，生怕我那些正当决心继续维持下去，拍拍我的肩头说：“伙计，怎么样，现在好点了吗？昨天晚上起那股小风的时候，你有点害怕吧？”我说“那风大得真可怕，还叫它小风？”他回答说：“大风？傻瓜，你叫它大风吗？那算什么！只要海面宽阔，船只坚固，这点细风算不了什么。不过这也难怪，你还是个新水手。来，让我们搞一碗甜酒，把它通通忘掉吧。今天的天气多么可爱！”我不想把这段伤心的故事说得过于详细。一句话，我们走了普通水手们的老路。甜酒做好后，结果我喝得酩酊大醉。那一晚的罪恶行为把我对过去行动的全部反省，全部悔恨，以及对未来的全部决心，通通淹没了。总之，大风一停，海面刚恢复平静，我那慌乱的心情一过去，我那担心被海水吞下去的畏惧和恐怖一忘记，我旧有的欲望占据心头。我在危难中发出的诺言和誓愿，完全忘记了。有时那些正经的念头自然也拼命想回到我的脑筋里来，但我总是强打精神，竭力摆脱它们，忘掉它们，去胡闹，去喝酒，不久这种死灰复燃的现象便被控制了。不到五六天，我便象那些决心不让良心麻烦自己的青年人一样，完全战胜了良心。但也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一次新的灾难又将降到我的头上；而且是自作自受，无可推诿。因为我这一回不肯乘机悔改，下一次大祸当然要变本加厉，就是连世界上最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最坏的人遇见它，也要求饶，也要害怕。

船行六日，我们就到雅木斯海口；我们由于逆风关系，在风暴之后走了太多的弯路。不得不在这里下锚停泊。接着一连七八天，来自西南的风总是逆着方向。在这期间，许多从新堡开来的船都进了海口，因为这地方是一个往来必经的港口，船只都在此等候顺风，驶入泰晤士河。

我们本来应该一直乘着潮汐驶入河口，不应该在这里停得太久，无奈风刮得太紧了，而且，停了四五天之后，分外凶了。当时因为这地方素来被认为良港，而且我们船上的一切航具都很结实，我们的锚又好，所以大家都一点也不担心，满不在乎，整天照着水手们的方式休息玩乐。不料风势到了第八天早晨忽然增大了；于是，为了我们的船可以进退自如，大家便齐动手，落下中樯，捆紧一切东西。到了下午，海浪卷得更高了，我们的船头有好几次钻入水中，打进来很多水；我们有一两次以为我们的锚要脱了。于是船主便下令放下大锚，结果我们船头下了两根锚，并且把锚索放到最长的限度。

风暴来势大得可怕，水手们的脸上也都开始带出恐怖和惊奇的神情。船主虽然极力小心指挥，维护船只的安全，可是走过我的身边，当他出入他的舱室的时候，我却听见他轻声地对自己说着：“主啊！慈悲吧！我们都要毁了，我们都要完蛋了，”这一类的话。在这纷乱开始之际，我吓得呆若木鸡，一动也不动地躺在舱尾的舱房里，心里说不出的难过。我最初因为已经不重视它，对它顽抗起来了，所以并没有象前次那样忤



悔我的罪过。我觉得这次一定没有上次那样厉害，死的苦恼已经过去。但是当船主从我身边走过，说到我们要完蛋的时候，我又吓坏了。我走出我的舱房向外一望，一片从未见过的凄惨景象呈现在眼前。海水涌得象山一样高，每隔三四分钟总要扑过来一次。我向四面一望，满眼都是痛心的惨状。两只泊在我们附近的船，载货过重，已经砍去了桅杆。我们船上的人突然惊喊了一声，泊在我们一里以外的一只船已经沉掉了。又有两只船脱了锚，正不顾一切地向大洋驶去，船面上没有一根桅杆。只有那些轻便小船因为可以毫不费力地飘在水上，所以运气最好；但有两三只却只挂着角帆向海中飘去，被风刮得从我们旁边飞驰过去。

傍晚时分。大副和水手要求船主同意砍去前桅。我们的船主起初不肯，后来水手长抗议说，他不肯的话，船就要沉了，他只好答应了。但当前桅砍去之后，因为主桅的重量失去了平衡，船身摇得更厉害了，于是索性也砍去主桅，只剩下一个空空的甲板。

因为我是没有经验的水手，以前遇见一点风浪还吓得了不得，我现在处在这种情形之下，那心情也就可想而知了。现在回忆起来，当时自己悔罪之后重萌恶念的恐怖，比死的恐怖还要大十倍。这种恐怖，加之风暴赐予的恐怖，使我陷入一种没法形容的境地。但是更糟的是风暴愈来愈猖獗，水手们也承认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风暴。我们的船是好的，但是因为载货太重，吃水太深，在海里不住地打滚，只听见水手们不断地喊它要沉了。我在这方面有一点便宜，因为当时我不明白“沉”是什么意思，后来问了别人才知道。这时风暴大到无以复加，突然我发现从未见过的情景：船主、大副、水手长、和一些比较



有头脑的人都不断地祈祷，时刻准备着船沉到海底去。在灾祸丛生中，到了半夜，忽然那些到船舱底下去检查的人有一个跑上来，喊道：船底已经漏了；接着又有一个跑上来说，船底水已经有四尺深了。于是全船的人都被叫去抽水。一听到这句话，我的心就好象突然停止了跳动，身子马上从我所坐的床上向后一仰，翻到船舱里去了。但是这时别人却把我唤醒，对我说：以前我不会干任何事，现在抽点水可能会干。于是我便打起精神来，走到抽水机旁边，十分起劲地工作起来，正干着的时候，船主看见几只小煤船，因为经不起风浪，不得不顺着风向海上飘去，正从我们的船边经过，便下令放一响枪，作为求救的讯号。我不懂得放枪的用意，以为是船破了，或是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大吃了一惊，就吓得跌在甲板上，晕了过去。这时人们连自己的生命都没空顾到，当然没有人来管我；于是另外一个人走过来，把我一脚踢开，接着我抽水，以为我已经死了，过了好久我才苏醒过来。

我们继续操作下去。但船底的水愈来愈多，显然马上就要沉了。这时风暴虽然已经小了一些，可是要希望我们的船能开到一个港口，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船主便继续鸣枪求救。这时我们的前面刚刚飘过一只轻量级船，听见枪声，便放了一只小艇来救。那小艇冒着极大的危险来到我们附近，但是来到之后，它没法靠拢我们的船，我们也没法上去。后来那些人尽力摇着桨，拼着性命来救我们，我们又从船尾上掷下去一根带浮筒的绳子，尽量把它放长，他们又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它抓住。我们又使劲把小艇拉到我们的船尾，才全体上了小艇，可是上了小艇之后，他们和我们都没法使小艇靠拢他们的大船，于是双方同意，让小艇随波逐浪地飘去，只是竭力向岸上摇去



就是了。我们的船主说，若在岸上小艇碰碎了，他一定按原价赔偿。这样，边摇着桨，边随风飘荡，我们的小艇向北方一直漂去，差不多漂到温德顿附近。

我们离开大船还不到一刻钟，就看见它沉下去了，我这时才明白什么是“沉船”。老实说，当水手们告诉我大船要沉了的时候，那时节我与其说是自己走上了小艇，不如说是被人丢上了小艇，我几乎无心去看它。我的心脏好象停止了跳动，一方面是由于想到自己前途茫茫，万分恐惧，一方面是由于受惊。

正在此时，小艇上的人继续拼命把船向岸上摇去。每当小艇浮到浪顶上时，我们可以看到海岸，并且看到许多打算等我们靠拢的时候协助我们的人沿着海岸跑过来。可是我们却前进得很慢，一时靠不了岸。后来由于海岸向西凹了进去，挡住了一点风势，一直摇过了温特顿的灯塔，我们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摇进了海湾，全体上了岸。我们上岸之后，便徒步走到雅木斯。雅木斯的人们见我们是些受难的人，非常照顾我们；地方官，富商，船主，给我们筹了足够的旅费，又给我们指定住所，使我们可以随意到伦敦去，或是回到赫尔。

我当时假使有一点头脑，肯回到家里，回到赫尔，一定会很幸福，父亲也一定会象耶稣预言中的父亲一样，为我宰杀肥牛；因为自从他听说我所搭的那只船在雅木斯海口沉没以后，许多时，才知道我并不会淹死。

但我的霉运却用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我一直向前。尽管有几次比较冷静的头脑和我的理性曾经向我大声疾呼，要我回家，我却没有办法这样做。我的确不知道这种力量叫什么，但是这种神秘而有力的天数经常逼着我们自寻绝路，使我们明知



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很显然，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不幸的天数在那里推动着我，使我不顾在这次尝试中所受到的两次明显的教训，不顾自己冷静的理智的劝告，继续前进。

我的朋友，那位曾经帮助我下决心的船主的儿子，现在软弱了。我们到了雅木斯之后，因为我们虽在一个城里，却是分开住的，他过了两三天才有机会同我谈天。我跟他一谈天，就发现他的口气已经变了。他不住地摇头，满面愁容，问我近来怎样。同时又把我介绍给他的父亲，告诉他预备以后到更远的地方去，我这次完全是试试的性质。他的父亲对我用一种郑重而关切的口气说，“青年人，你应该以这次的遭遇作一个显明的证据，证明你不能做一个海员，你不该再出海了。”我说，“怎么，先生，你也不再出海了吗？”他说，“这是我的行业，也是我的责任，那又是一回事。但是你这次航行，完全是一种尝试，这是老天对你的一个严重的警告，让你知道坚持下去的后果；就象在他施船里的约拿一样，我们这次遭遇也许就是由于你的缘故。请问到底为什么要出海呢，你到底是个什么人？”于是我便向他谈了谈我的身世。不料他听完之后，忽然大发脾气说，“真不该让你这个倒霉鬼上我的船，以后哪怕你给我一千英镑的报酬，我也不和你上一条船。”我觉得他没有权利对我这样发脾气，显然是由于自己遭了损失，借此泄忿。可是，接着他又很郑重地劝我回到我父亲身边，他说我应该看得出老天爷是在跟我作对，不要再惹老天爷来毁灭自己。他说，“青年人，相信我的话吧，你若不回家，那就以后无论到什么地方去，等着你的只有失望与灾祸，一直到你父亲的预言实现为止。”

对他的话我未置可否，便分别了。从此再也没见到他，究



竟他的下落如何，我完全不得而知。我呢，袋里还有一点钱，便从旱路到了伦敦。一路之上，以及在伦敦，我不断地同自己作斗争，不能决定走哪一条路好，到底是再去航海呢，还是回家呢。

一想到回家，头脑中便有一种羞耻感。我立刻想到我将不仅羞见我的父母，我将怎样被街坊们讥笑，并且也羞见别人。这件事使我以后时常想到一般人——尤其是青年人——如何经常违背理智的指导：他们以悔罪为耻，不以道德上的犯罪为耻；以纠正自己为耻，不以自己的傻瓜行径为耻，而实际上纠正自己正足以使别人把他们看做明智的人。

我在这种情形之下，昏昏沉沉地过了好几天，不能决定今后走什么生活道路，采取什么步骤；同时却不可抵抗地厌恶回家的念头。受苦的记忆过了些日子，渐渐从我的脑筋里消失了，一点回家的念头也随着烟消云散了，末了我竟预备再去航海，把回家的念头完全丢在一边。

当日那种邪恶的力量，——它会促使我产生发财的妄想，促使我离开了父亲，使我想入非非，不听我父亲的恳求和命令，不听一切的忠言，——现在又重新回到我的身上，使我选上了一种最不幸的事业，于是我上了一只开往非洲海岸的船，或者，打一句水手们的习惯语，到几尼亚去了。

在我一生的冒险中，最大的不幸就是没有以水手的身份去搭船。那样的话，工作尽管比平日苦一点，至少可以学到一些管理前桅的职责和技术，将来即使不能做一个船主，至少也可以做一个大副。但是我是个背运的人，无论选择什么，总是最坏的；在这件事上当然也不能例外。因为，既然袋里有几个钱，又有一套好衣服，我每次总是象一个绅士似的去搭船；故



我既不懂也更不会做船上的事情。

总算运气，我居然在伦敦碰到了好人；对于我这样的放荡无知的青年人，的确是少有的。魔鬼对于这种人照例是一有机会便要替他安排下陷阱，但是这一次却不然。一开头我便结识了一个到过几尼亚的船主；他在那边生意做得很成功，决定再去。我的谈话他很感兴趣，因为那时我的谈话大概还不十分讨人厌；他听我说要到海外去见识见识，便对我说，假如我同他一块去，可以免费；我可以算作他的伙伴，跟他一块吃饭；如果我能带一点货，他会给我最好的方便，说不定还可以赚点钱。

我立刻接受了他的盛意，作了亲密的朋友。这位船主是一个诚实而正直的人。我便带了一点货物，同他一船走了。由于这位船主朋友的正直无私，也因为我按照船主的指示，带了一批玩物和其他零碎货物，大约值四十英镑，我赚了不少钱。这四十镑是我用通信的方式靠几位亲戚的帮助筹划出来的，我想他们送我的钱，可能是从我父亲或我母亲那里弄来的，送给我作第一次出门的资本的。

在我一生所有冒险中，还可以说只有这次是成功的；这完全是靠了我那位船主朋友的正直无私的帮助。同时，在他的指导下，我又学会了怎样记录航程，学会了些数学知识和航海的规程，怎样观测天文；总之，我懂得了一个航员所应懂的一切。他很乐意教，我也乐意学。简单一句话，这次航行使我既成了一个商人，又成了一个海员，我这次出门带回了五磅零九两金沙；回来之后，我在伦敦把它换成了差不多三百英镑。这回的成功更使我野心勃勃，因而也完全断送我的一生。

在这次航行中，我也有我的不幸，特别是由于我们做生意